

没有饿过,才可与之谈美食

□ 李海燕

读了几页书又食古不化的人,特别喜欢无一字无出处,这不过是没创见的代名词。比如现在的我,自己无话可说,就混搭一下朱自清和鲁迅;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赵家的狗何以看了我两眼?鉴于它刚咬死了邻村的雷某,这让我很不安,茶饭无心,甚至不敢出门去荷塘边走走。

我再说,只有没真正经历过饥饿的人,才可与之谈美食。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时候,地球之大,也是放不下一张平静的餐桌的。

奥维尔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针对帕迪那种自卑自怜的气质写道:“两年吃面包和人造黄油的生活不可救药地降低了他的境界,他靠吃这种以次充好的食物差劲地活着,直到在思想和身体上都等而下之。夺走他男子的气概,是营养不良而不是自身恶习。”这话脱脱又一个中年闰土,被多子,次荒提前锤成了一个毫无生气的垂暮之人。

我们老祖宗有句特别有欺骗性的名言——腹有诗书气自华。我从前也是这句

话的拥趸,并用来自解释那些生活中常见的情况,一些受教育不多的男士女士,年轻时漂亮夺目,英气逼人,没两年,就急景凋年似的萎谢了,成了臃肿,粗糙的大妈,或者肚子上扣了一口锅般肥腻恶汉,混然众人矣。之前,我一直把这归结为,骨子里没点文化底蕴撑着的人生,确实特别容易塌方。看了奥维尔的话,觉得可能忽略了一些更本质的东西,改变他们外貌的,也许不仅仅是腹无诗书,可能还有恶劣的食物,捉襟见肘的衣着,无人帮助带小孩子做家务而不得不减少睡眠……最重要的,可能是不被重视,没有被尊重的自暴自弃感。

相反的例证是一位闺蜜,她在茶、茶具上的好品位让人赞叹,但作为她成功人生的标配——几个毒舌闺蜜——在得知了每款茶、茶具的价格之后,还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小Z的好品位都是用钱砸出来的。”虽然谈钱俗,而且上面那句话绝对不能反过来说,好品位需要钱支撑,但砸钱未必一定砸出好品位,还可能砸出一金灿灿的暴发户。我这样说是想澄清一下,虽我爱钱,但绝对爱得还不够,因为我并没

有把钱看成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但我确实同意奥维尔所说,我不相信“差劲地活着”的人,会有什么好品相呈现在世上。马斯洛所说,温饱、安全感,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需求,就算是安贫乐道,关键词也还是安、乐,而非其他。

因此,每当有人批评我们村里人吃相不好,盲从、焦躁、没有安全感、不理性等等的时候,我就特别愤怒,如果食物一直够吃,且不会吃着吃着就被毒死,只有有心理疾病的人才会把食物藏在床垫下面,或者非要舍近求远,去别的村抢购食物;如果每个人的权益都按既定的规则得到保障,而不是出了趟门就可能回不来,或者不明不白另一个人就成了自己,替自己念了大学,顶着自己的名头工作结婚生子,那谁也犯不着被人家看了一眼就有被害妄想。从前看东野圭吾的犯罪推理小说,大赞,认为逻辑严密,语言精准冷静节制,不愧是外科医生出身,每个字都闪着手术刀一样精准、简约的寒光。最重要的是诸多草蛇灰线,伏笔千里的细节运用得极其经得起推敲,所以刚听说邻村的雷某

被咬死时,有人说和武威那个抄鄙报的师爷一样,是被人陷害的,我是不相信的,完全没有动机吗,逻辑链也完全不能闭合。后来知道可能真是错了,还是见识少,有人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完全错了,生活高于艺术。因为艺术要合逻辑,而生活毫无逻辑可言。

其实生活没有逻辑倒不是致命伤,生活最怕的是没有规则,如果真是如此,谁也别想着隔岸观火,既然毫无规则,就不能保证下一个被咬,被毒,被顶替的人不是你。所以,再借用一下鲁迅先生的话——怕得有理。

说到底人生是有大悲哀的,没有一种人生能被除自己之外的人彻底领悟。同时,也没人能是一座孤岛,完全不被他人的人生所影响,我们自以为来自山川湖海,却不得不囿于昼夜更替,善恶交织。米沃什说“我不想成为上帝或英雄。只是成为一棵树,为岁月而生长,不伤害任何人。”替米沃什续下貂:只是成为一棵树,为岁月而生长,不伤害任何人,也不随意被别人伤害。

云虎结婚了

□ 王学文

我的朋友云虎结婚了。云虎今年42岁,在老家务农。

三年前,我在青岛工作的伟波就已约好,云虎结婚时,我从济南回老家。伟波从青岛回老家,一起参加云虎的婚礼。

伟波是我的高中同学。要说云虎,得先说伟波。

我读高二时,因为严重的失眠,回家休养。伟波以为我不上学了。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从县城坐车到我们镇上,一路打听听着,步行十五里,找到我们村。又打听着我找到我家,其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当时我不在家,在姥姥家的养鸡场喂鸡。第二天一大早,伟波就起床了,让我母亲领着,摸黑骑车十五六里路,来到姥姥家。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镜头。村外孤零零的一个养鸡场,鸡场内紧邻鸡舍的一间屋子,无门无窗,门板当床,我睡得正香,忽然被人叫醒。睡眼惺忪中,看见的竟然是伟波!眯瞪困感中,望一眼屋外,满天星斗,田野里一片漆黑。

我被伟波拉回了学校。在学校上了两天课,我又跑回家。伟波给我写信。我不回。他没时间老来找我,就写信给云虎,让云虎去找我——云虎和伟波同村,两人是小学、初中同学,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于是,1992年秋天的某一天,我家的院子里,突然来了一个瘦瘦的、个头还不如他骑的自行车高的半大孩子。他有点腼腆,却又很坚决地对我父母说:“我找学文回学校上学去!”云虎这是骑车40多里路,同样是一路打听,从他们村找到我们家,又找到我家的。在这之前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也没来过我们家。

云虎家很穷,在他上初中时,有同学和云虎吵架,老师只批评云虎。加之在其他事情上受到不公对待,性格耿直的云虎,和老师吵了一架,拿起书包就走了。他从此辍学。但耿直的人往往能急人所难,收到伟波的信后,云虎扔下家里的活儿,当天就来到我家。

我又让他们失望了,还是没去上学。

但在这些好朋友的鼓励下,在休学一年后,我回到学校,立志苦学,考上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

伟波先我一年,考了南京的一所海运学校,后来到大连读书。他对自己的学校不太满意,心情不好,不和我们联系。

我和伟波失去联系,我急了。我知道他的大哥在县城工作,但不知道具体单位,只知道他的嫂子在县城。

雍正树“榜样”

□ 李伟明

清朝雍正五年,一个叫六十一的满人劊草夫拾得一个元宝,没有据为己有而是上交给官方处理。有关部门将此汇报到雍正帝那里。雍正帝正要倡导拾金不昧的良好社会风尚,遂将六十一树为“榜样”,不仅将那个元宝赏赐给他,还在八旗之内广为宣传其事迹。

雍正六年,河南孟津县农民翟世有拾得一名商人的170两银子,交还失主并坚决不接受失主的报酬。地方官因此赏赐翟世有50两银子,并为其立碑,当然少不了向朝廷交一份汇报材料。雍正帝知道后,除了再向翟世有赏银百两,还特别赏给他七品顶戴;地方官也因“领导有方”大受表扬。同时,雍正帝将六十一和翟世有分别树为满、汉拾金不昧“标兵”,要求全国上下向他们学习。

“榜样”的力量果然大得很。从此,各地“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纷纷涌现,只要汇报上来,统统有赏,结果朝廷不知发放了多少奖金,提拔了多少干部,真是群众领导皆大欢喜。其中,很多人“做好事”的手段如出一辙,明眼人一看就知其中猫腻,可雍正帝为了达到“宣传效果”,根本不加追究。于是,一个个“榜样”令人眼花缭乱,难辨真伪,简直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直到乾隆帝即位,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才规定:对于真正的拾金不昧行为,由州县官酌量奖励即可,不许再向上级汇报。

雍正帝树“榜样”,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结果却是种瓜得豆,令人啼笑皆非,此事值得品味。

树立“榜样”,能否以物质刺激作为主要手段?从雍正帝的

恋家

□ 王德亭

农村的人在往城里挤,城里的人在往乡下去。

他曾经干到县文化局的官员,退下来后写了一个武状元的中篇小说。这个武状元在我家乡口碑很好。父亲说,他在哈什哈为官,那个地方缺盐。武状元卸任的时候,他的妻子攒下的私房钱,只是一块盐砖,还用布包了又包。武状元留下了清廉的名声。武状元和光绪皇帝是同学,小时候还跟光绪皇帝拔轱辘(意为摔跤)。武状元就生在我们邻村的淄河边,他怎么能和光绪皇帝一个学堂呢?可父辈们就是这样说,有枝有叶的,还不容你分说。

我曾到过那个村庄,不意这就是武状元人家的村庄。他丈人的后人还在。说起武状元赶牛山英雄救美,在这庄手托巨石如有神助的事,头头是道,仿佛就在昨天,武状元刚刚离去。

这个村,也留下了作者寻访武状元事迹的痕迹。我们到处留下痕迹。我们的痕迹,不会像小时候写错铅笔字那样用橡皮一擦就会抹去。

他回到乡下母亲留给他的后院。这在乡亲们心目中,近似于犯傻,他们当然没有“迂乔木而就幽谷”的理论,他们有他们的人生哲学:“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

他有自己的事情可做,他与村人下棋,聊天。谁能猜透他的心思呢?

我也想回到乡下去,现在却无法有这份自在。为着这口中的饭,我不得不付出部分自由。我也能回到乡下去,却只能是过把瘾就走。我被公家的事情“拴”住了身子。

害怕回家,也有一份私心在,我没有混出个模样,我怕乡亲们穷根问底,那种打破砂锅的询问,怀着几分窥探和好奇,只让我感到对不起住谁。

把自己关进自家的小院。这个自己亲手缔造的家呀,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堵墙,一座房,哪里不和着心血汗水呢!家在村庄的边角上,地势低洼。墙的托脚就有一人多高,房屋地基要用土来填平。我肩搭裤绳,手里攥着车把,一车一车把土推来,再填进里面去。自力更生建设家园的那份决心,就像我对文学的苦恋那样坚定。

家是承接阳光的地场。春天的阳光很强烈,很通透,有着穿透一切的力量。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到小院里,树木,花草,还有树枝上唧唧喳喳的小鸟都来了精神。没有出厦的房子,阳台是一个翻晒物品的好地方。每次回家,我都要提几本书回来,摊在阳台上晒太阳抚摩,尽享春风翻动。小院静好。附近谁家的公鸡在打鸣,这

可不是司晨,近乎有点乱吼了。还有,鹅在报警,鸭在呱呱,这是农村的原创音乐和歌声。已经没有了马嘶驴鸣了,如果再失去鸡鸣犬吠,农村二字恐怕就得改写了。

房前的草莓红了。墙根的香椿树吐出了芬芳。

草莓真香啊!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还在小城之南陪读,感受女儿决战高考的烽火硝烟,爱人跟小村的新邻居处得很好。邻人送她几棵丝瓜苗,南瓜苗,还有草莓。它们在我家小院扎根。丝瓜、南瓜源源不断供给我们的餐桌,也赚我们多回家几趟。草莓在这个春天醒来。素洁的花,青白的果。草莓熟了,草莓在泥土里扎根,在春天里以自己的果实奖赏我们。宽马路,大广场不是它的家,它的家在乡下。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我回到家里,心闲下,手脚却不得安闲。收拾卫生,归整归整院里的柴草,借来一辆小推车,推了垃圾送出去。与乡亲走个迎碰头,彼此说上几句。本来是礼节性的寒暄,一说就投入进去。我问他的年纪,说出一个让我咋舌的年龄。他说,好像就光你长了,好像日月就是你的。他唏嘘说,你头发也白了。你还记得吧,你娘没的时候,你还在你爷手里牵着呢。

人回到小院,心却还在那人的话上。我家的几间房子,是分两次盖起的。第一次盖房子的时候,父亲还能帮着筹划。村里的一些泥瓦匠,就是他给找来的。第二次盖房子的时候,父亲已拄上了拐杖,他的白发在风中拂动。

如今,父亲的墓木已拱,可我们的家还在。在这个家里想起父亲很自然。人活百岁终有一死,人再能蹦跶也做不成一只茧。父亲的话总在我耳边,话里流露出对瓜熟蒂落的接受,对死的理解和从容。家,不仅仅是一院沧桑,满目旧物,她是岁月的留痕,是思亲怀旧的回响。

人在江湖,心无所依。总觉得匆匆人流,茫茫人海,你是万千过客中的一员,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消磨着鲜为人知的人生。只有回到家里,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着了地。

身心疲惫了,总得找个地方歇歇。叶落总要归根,水流千遭也要入海,说得好。

TEXT 纸上博客



和一棵树做朋友

□ 积雪草

想活成一棵树,是很多人藏在心底的一个美好的愿望。

前几年,刚刚搬到一个新的小区时,发现那儿环境很好,花儿开得艳,树也很多。每日晨昏下楼散步,那些树笔挺站立,有合欢,有梧桐,有垂柳,有银杏,风一吹,树叶便哗啦啦地响,像一阵阵琴声,也像一阵阵掌声,心生羡慕之余,便在树下流连,流连之余,便擅自给楼旁的两棵柳树各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一个叫“小翠”,一个叫“小绿”。

那阵子,被生活琐事搞得焦头烂额,烦躁不堪,看到那些翠绿的树,当真就像作家三毛形容的那样: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空中飞扬;一半散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心中的焦虑被那些绿色滤掉,不自觉地生出羡慕和欢喜,觉得做一棵树真好!

因为工作性质的决定,常常一个人面对电脑,几近失语,逮着个人就立刻犯病。像话唠一样没完没了,时间久了,就连身边的“眼镜先生”都对我唯恐避之不及,一回到家里就躲进自己的房间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生活中和我有一样毛病的人肯定不少,还等什么?赶紧去找一棵树做朋友

谁在稀释黑夜浓度

令,在冬季,我们可以吃上香椿芽,一碟豆腐配上鲜绿的香椿芽,一股浓郁的香味,沁人心脾。鲜红的西瓜,摆放在我们的眼前,令人垂涎欲滴。

黑夜,也被无端地篡改,强烈的光亮,把黑夜稀释……

大小城市以“不夜城”为荣,肆意将黑夜缩短,将白昼加长,挤兑星空的光辉,颠倒大自然的规律。夜被折磨得体无完肤,赤裸无比。

童年时代,夜就有夜的模样。一个豆大的灯光照射,一个偌大的空间,在黑夜,就感到足够,就感到安慰,就感到特别温馨,便依在老人的胸前,听着远古的歌谣,动人的故事,美丽的传说,就仿佛回到那个美好的年代,没有掠夺,没有欺压……在那个梦境中慢慢地入睡。夜真的来了。远古的夜,平和的夜,祥和的夜,静谧的夜……来了。虫鸣唧唧,草木青青,星月明亮,河水汤汤。

而眼下,庞大的商场超市,二十四小时营业,在为我们提供消费,享受的同时,黑夜在这里消失得没有踪影。

在大大小小的商场,我们都能买到或看到各式各样的炸鸡腿摆放在顾客眼前,

同样让人垂涎欲滴,而背后的真相,我们难以详知。鸡舍内全天照明,提高温度和亮度,给它们一种白昼的感觉。鸡无法睡觉,于是就拼命地吃食,拼命地成长,这是鸡的习性,人就抓住这一点,取缔黑夜,让其不舍昼夜地成长。他们失去童年,失去青春,只有地点和终点。这样鸡就一声不响地生长,它们一生没有体会过黑夜的味道,除非断电,而精明的养鸡人,早就备好发电机,等待黑夜的来临……

每天都有人在消费各种各样的鸡肉。生鸡腿,熟鸡腿,以及鸡的各种器官,在出售,在被人吸收,被人消化……

夜色的美景,我们用语言无法描摹。夜间,婴儿啼哭,母亲敞开门给孩子喂奶,是细雨如丝打在镜子般透明的湖水上荡漾开的一圈圈柔和如梦的涟漪,是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是夜露滴下来天籁般的清凉……

杜甫曾有诗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诗人张继也曾有:“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此情此景,与今天的夜相比,却大相径庭。

□ 屈绍龙

夜幕徐徐拉开,夜色浓得难以化开,乡村的远处,传来机器的鸣叫声……

采石、碎石、磕石……一条龙的作业,流水线似的作业,白天如此,夜间亦如此。

鬼水连绵起伏,像一只展翅欲飞的水鸟。在机器的轰鸣下,失去起飞的欲望。身躯上的表皮被机器铲除,日渐变得矮小,萎缩,不成样子。骨骼被切割机切去,采石机、碎石机、磕石机……对其骨骼大肆毁坏,肋骨断了,脊梁弯了,肋骨碎了,脊梁碎了。

丘陵不再起伏,草木不再葱郁,林木的气味越来越淡,越来越淡……

我的远房妹夫,就在我家对面的山头上开采石机。二十四小时工作制,除正常的休息外,就是与碎石机一起,将大石块捣碎成小石块,然后,再经过磕石机,磕成大小不等的石子,最后运往或远,或近工地发挥其效力。

采石场就在我家的对面山头之阳,不远的距离,夜间,我能听到机器有节奏的鸣叫声。

我们运用不同的手段,打乱季节时